



圖 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福音專欄

兒子回家來

筱虹上大學的兒子放春假回家，筱虹向老闆請了一天假，打算陪陪兒子。還約了上班的老公，中午一起陪兒子去飲茶。

不過，筱虹上午還要先帶父親去醫院檢查眼睛。她到了父母的公寓，爸爸已經穿戴整齊，準備好了。他總是這樣為人著想，惟恐多耽誤筱虹的時間。見到筱虹，他親熱地招呼著，並轉身向臥房中喊了一句：“女兒來了，咱們走吧！”

“媽也要去啊？”筱虹問著，差點脫口而出：“她去幹嘛？”

筱虹向來與父母關係親密，但這幾年父母來美國定居後，筱虹卻和

媽漸漸地產生了隔閡。她常不得不警覺地掩飾自己的不滿，免得傷了媽媽的心。因為她知道，從小到大，媽媽是如何盡心盡意地愛她，養育她。

在筱虹學生時代，媽媽曾是她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，但這十多年來分居兩國，她現在已無法把心裡話對媽媽說明瞭。筱虹常為這逝去的友誼，黯然神傷。她知道媽媽對她的愛沒有改變，問題出在她自己。她無法原諒媽媽的一個弱點，這個弱點可能媽媽並不自知。

媽媽的弱點

媽媽從臥房出來，看了爸爸一眼，不高興地說：“怎麼又穿這件外套？告訴你這件外套太舊，不要再穿了。”爸爸還是一貫好脾氣地回答：“以後不穿就是了，今天趕時間，來不及換了。”上了車，媽媽又開始數說爸爸看看看得太多，不曉得顧惜自己的眼睛，現在眼睛不好，給大家找麻煩。

筱虹瞥了一眼後視鏡，看到爸爸落寞的眼神，心裡一陣不忍。繼而又想媽媽也是多年的基督徒了，怎

麼到現在都還沒有學會“妻子當敬重丈夫”呢？

前些時候，筱虹聽姐姐說，她來探望父母時，也曾勸過媽媽，要對爸爸態度好一點，少挑剔一點。但媽媽聽不進去，反怪姐姐偏袒爸爸。筱虹心想：只有繼續為媽媽禱告，求神開她的眼睛，讓她看見自己的不足，能夠改過。也要求神給自己更寬廣的心，不要因為心懷不平，使自己無法回報媽媽的養育之恩。



文／寸 芯

桌上的疑問

筱虹送父母回去之後，匆匆趕到餐廳。先生與兒子已經在等著了。筱虹興奮地與兒子談著，一面自忖：這孩子怎麼越大越沈默了？小

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之前，又不敢貿然上門去探望。真的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可是，過了好幾天，一直平安無事。我心裡開始納悶了，而且更加不安：他們怎麼這麼沉得住氣？是不是要起訴我們了？

牧師來過我家幾次，一再安慰我們：這件事畢竟是個意外。有什麼難處，教會可以幫助你們。聽得多了，我們的警惕性又開始亮紅燈了：都說這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，他為什麼對我們這麼熱心？

可是想來想去，也無法判斷。最後，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，去了吳牧師家，結果感受到了非常慈愛、樸實的暖意。憑著直覺和多年的社會閱歷，我意識到，吳牧師、師母是可以信賴的好人。疑慮和戒備之心慢慢放下了，也終於應他們的邀請去了教堂。

沒有想到的是，第一次進教堂，我們就被深深地觸動了。我一直是個很理性的人，很少流淚，也從不信任任何宗教。可是當我聽到他們唱那首讚美詩，《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時，竟熱淚盈眶，只覺得這首歌怎麼跟我們的心靈如此貼近、就像寫給我們的一樣呢？

宗教場所，我以前陪朋友去過，可是從來沒有感覺。可這教堂中，連一尊神像都沒有，我怎麼就會這麼感動呢？這首歌的曲調也很普通，怎麼歌詞就那樣貼切地填補了我心靈的空

時候，每次吃晚飯，他總有說不完的事，現在卻常是問三句才答一句。

忽然，筱虹警覺到，也許自己話太多了。她想起前一陣子，一位姐妹的提醒：孩子大了，我們要多聽少講，尤其要給孩子的爸爸多一點發言的機會。從小，孩子與媽媽接觸的機會多，與媽媽關係親。但他們越大越關心父親的看法及立場。

筱虹停住話，吃起點心來。果然，父子兩人談得熱絡起來。忽然兒子微笑望著兩人問道：“爸爸，你想吃什麼就點，為什麼總是要先經過媽媽的同意？”

筱虹聽了一楞。看見先生，也是同樣的反應。可不是嗎？曾幾何時，這已成為夫妻二人之間的常例。開始是彼此尊重，有事互相商量一下，但先生較隨和，久而久之，變成家裡大小事，筱虹都有否決權了。要不是今天兒子提起，他們兩人還不知道，兒子眼中媽媽似乎有些跋扈呢！

其實，筱虹也是一番好意，提醒先生不要嘴饞，免得膽固醇升高，怎麼兒子不明就裡，竟為爸爸打抱

虛呢？歌裡唱的耶穌，這個我從不瞭解的“外國神明”，怎麼就忽然感覺離我這麼近呢？

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，又怕人看見，就盡力地掩飾著。而且心裡有一種由衷的渴望，渴望以後能再來教堂。

第二天，吳牧師開車把我們帶去海邊，請我們喝茶，讓我們放鬆一下過度緊張的心情。在交流的過程中，我們感受到他的友善和真誠，加深了對他的信任。

真誠擁抱

到了開普敦已經快 10 天了，可我們仍然沒有勇氣去面對死者家屬，就先去探望了那位受傷的白人女孩拉娜和她的家人。他們非常友善，沒有任何怨言。從他們那裡，我們得知了死者凱希家人的一些情況，使我們在面對死者家屬的問題上，多少有了一點瞭解。

但真正要去見凱希家人的時候，心裡還是直哆嗦。畢竟他們的女兒，是在這次意外中喪生的。愧疚和緊張，壓得我們喘不過氣。為了準備這次見面，我們做了很多設想：對方這麼說，該怎麼辦？那麼說，怎麼辦？如果態度不好，又怎麼辦？情緒太激動，怎麼辦？如果他們很冷靜地要起訴我們，又該怎麼辦？……

去凱希家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們誰也吃不下飯，在忐忑中，坐到天亮。

不平起來了呢？

頓消的不滿

忽然筱虹想到今天早上對媽媽看不順眼的事。兒子眼中看自己，會不會就像自己看自己的母親？這個想法像一把劍刺入筱虹的心。她想到自己雖然頭腦裡有尊重丈夫的理念，在舉止言談中，卻有時顯出批評指示的態度。要不是今天神的光照，還自以為是個賢慧的妻子呢！真是對自己的過錯太遲鈍了，竟然看不見自己與媽媽有同樣的弱點。同時，筱虹對媽媽的不滿也頓消了，她領悟到，自己心裡對媽媽的論斷是不公平的，就像她覺得兒子有點冤枉自己一樣。其實夫妻相處，冷暖自知，旁觀者實在很難斷公道，也不需要斷公道，就像聖經說的：“誰立我們做審判官呢？”筱虹感到虧欠了媽媽，因為這幾年有了這個心理障礙，她一直對媽媽有意無意地疏離。

回家的路上，筱虹心裡默禱，求有恩典憐憫的神，給她機會彌補過去對媽媽的吝嗇，也讓她做個真正的賢妻良母，有機會重建在她兒子心目中的形像。

作者來自台灣，現住美國加州聖荷西市。

本文原载“海外校园” 2003 年 6 月(总第 59 期)， 版权为原刊物所有。

第二天，吳牧師和拉娜的媽媽，陪同我們去了凱希家。下車的時候，我心裡很緊張。活這麼大，從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，兩腿重得像灌了鉛一樣，邁不動步子。天氣雖然並不熱，汗水卻把我襯衣的前心後背都濕透了。

一下車，就看到凱希的爸爸在門口迎接我們。當他走過來擁抱我的那一刻，我忽然那樣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悲傷和善良。除了不斷地說對不起，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。進到客廳裡，凱希的媽媽也主動上前來，和我們一一擁抱。我們流著淚，不住地說對不起、對不起、真的對不起。但他們反而安慰我們說，請不要太自責，這是意外。

氣氛非常凝重。大概 10 分鐘後，大家的心情稍微平靜了一些，在沙發上坐下來。凱希的爸爸對我們說：“今天你們的來訪，對我們全家是最大的安慰。我們沒有仇恨，只有悲傷。”他們的眼睛裡一直閃著淚花，卻始終沒有一絲憤怒，並要我們放心，說不會起訴我們的兒子。

本文原载“海外校园” 2007 年 2 月(总第 81 期)， 版权为原刊物所有。 待续



生命的碰撞

文／
李立成
王敏
李鍾誠

何等貼近

接下來，如何面對死者家屬，這問題使我們非常揪心。我們抵達開普敦，對方肯定是會知道的。按國內的常情，他們應該是要找過來的。我們在這裡無依無靠，語言又不通，如果對方真的找上門來怎麼辦啊？我們這邊，在沒

连载之四